



东西岩

◎低眉

软软的水，身体里含着矿物质
在层层叠叠的山里流来流去
有时又静止，若翡翠。

“冷翡翠”的午后

我们和山都知道
水不只是那样的东西

任何事物，当它一旦开始流动
便拥有了动能和势能

有能量的东西
都会变硬

午后，踞在东西岩脚下
是水，是翡翠，是喵咪，是兽

小赤壁

◎低眉

爱上一座山
你要深入它的内部
面壁。面水。

面草木。
面重叠里来往的古人。
面冬。

面幽深。
爱上小赤壁
不踩痛它的梦

只有空空的风配与我对饮(外一首)

◎陈辉

此刻面窗，静静的
四野茫茫都是我的
一切与生命有关
抑或无关
都给了我思索的权力

我将一杯红酒高举起
在天之下，厚土之上
岁月的结节
微笑地注视着前方

空空如也的风一身洁净
我抬起头寻找它的所在
在，或不在
一些故事简洁明了
此时，只有这空空的风
配与我对饮

请把春风放进来
春风来时
脚步轻而又轻

总怕
惊醒每一朵花的梦
我们必须
将春天的门打开一条缝
将窗台上的帘
卷起来
给春风足够的信心
放它进来
放它接近我们
卸下洋装直迎甜甜的气息

温泉载不动许多愁

◎刘白

尽管温泉源头的水温还是四十几摄氏度，但原来杨贵妃沐浴的地方已经不见雾霭蒸腾、不闻香气四溢。只见游人摩肩接踵，徘徊于此，想象着国色天香“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”的香艳场景。再华丽的夜宴总有散场的时候，再美好的春梦总有梦醒时分。站在华清池畔，有人觉得流水温热充盈，而我却总觉得华清池的水凝滞得有些沉重，凝重得载不动许多愁。

当盛唐的钟声敲过，有些衰微的迹象如同唐明皇脸上的皱纹一样难以掩饰。终于，安禄山，那个当初得到莫大信任的胡儿敲响了大唐由盛向衰的钟声。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”好景不再，为了活命，君臣一路西行，“九重城阙烟尘生，千乘万骑西南行。翠华摇摇行复止，西出都门百余里。”只一个

小小理由，就让杨玉环再无生还可能，“六军不发无奈何，宛转蛾眉马前死。花钿委地无人收，翠翘金雀玉搔头。”与江山相比，杨贵妃不再金贵，尽管君王不舍，但“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泪相和流。”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，大体意思是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摔碎在地，让人痛惜。杨玉环就是个标准的悲剧，而且也没有逃出红颜祸水的魔咒。

想起温泉的水，想起“云鬓花颜金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”的日子，杨玉环是恨是惜是痛，不再重要，但让她“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见玉颜空死处”已是太沉重，还要让她背上亡国的罪名，真是太过分。

杨玉环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背上这样骂名的人。褒姒为西周的灭亡、妲己为商的灭亡背上了千古骂名；张丽华为陈后主唱

《玉树后庭花》，成了“商女不知亡国恨”的代言人；陈圆圆因美丽，成了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的极致标本，吴三桂因为陈圆圆的原因，打开边关大门，引清军蜂拥而入，短命的大顺朝在大明朝灭亡后不久，也在清军的铁骑横扫下几十天就宣告灭亡。

可把一个国家灭亡的缘由归结于这些绝色美艳的女人，说一个美艳的丽人就能让一个国家亡国，未免让她们的背负太沉重。须知，隔江犹唱后庭花，不是商女、宫女、妃嫔自己想唱的，而是独占江山的执政人——皇帝及其大臣要她们唱的。皇帝自己连江山都不要了，还怨得了毫无发言权的女人吗？

在这温暖如春的温泉边，我想到的竟是——“温泉载不动许多愁”这样的句子，未免让人觉得沉重了一点，但我不是故意要让你沉重的。



香橼树

◎华明玥



在乡间，散步的路上可以看到果实累累的香橼树。正在门口溪水中洗衣的老妇，上得坡道，踮起脚尖，捡最大的香橼采了三个，捧到我手中。老妇笑吟吟对我说：“多摘点，回去用蜜腌渍了，就可沏香橼茶喝了。”我在老妇眼角的笑纹上，看到我外婆的影子。

没错，20世纪40年代曾是大户人家小姐的外婆，后来嫁给了贫寒的外公，靠着做各式各样锱铢必较的小生意，包括卖炒货与自己用菜刀切的芝麻糖，带大了三女一男四个孩子。最困难时，她的两个孩子在远方插队，她的收入，买完米油，头一件事就是买一大版邮票，心急火燎地给远在大西北的心灰意冷的孩子写信。她总要在信上给孩子新希望：江南的小红萝卜下来了，她承诺要给孩子做五香萝卜干；螃蟹要下来了，她承诺给孩子寄蟹粉猪油；孩子埋怨大西北缺乏水果与蔬菜，外婆便想到把香橼树苗种到大运河的河岸荒地上去。三年，香橼真被她种成了。

到了深秋，外婆借两个大箩筐，把河岸上的香橼都采了，挑了回来。大部分香橼洗净，横切成薄片，在大团匾中吹干表面水分，紧接着外婆拿出珍贵的糖，一层糖一层香橼片，紧紧码好，在大陶瓮里密封一夜，再将这些充分糖渍的香橼片平摊到大团匾中晒。一直要晒到抓起来硬铮铮，丢在碟子里当当响，而后，外婆开始缝制邮寄的小布包：她要把这些香橼片寄到正在冰天雪地中翻河泥、种小麦与青稞的孩子手里。“这样，他们就能喝上又香又暖，还能补充维生素的果茶了。”另一部分香橼，外婆就把它们摊放在盘子上静待后熟。每个盘子上放八九枚香橼，满屋都是清冽又扑鼻的芬芳。

外婆这一生大起大落，17岁前，半条街的娘家商铺，伙计们都喊她“大小姐”；结婚后，她不得不成为卖炒货和香烟的小贩；后来又在里弄办的小厂中，成为一名两手都是机油味的女工；最后，她在为居民打酱油的小店中退休。她似乎从未抱怨过什么。她嫁了个像木桩一样寡言少语的男人，书生意气，遇到事只会往她背后躲，家中买100块煤饼，也挑不动，要她一起去挑，她也并无一丝怨怒。外婆也从不计较她这一辈子为家族、为后辈付出了多少，她只是深信，一条河要不断地朝前走，才可能冲刷出深深的河床，汇聚无尽的溪流与雨水，蹚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直到面见大海。

从起了在运河边种树的念头，到从乡下以板车载了树苗回来种，她只花了三天时间；从运河边将香橼摘回来，到晒出可泡茶的果干，她花了十天时间；而劝说两个在外插队的儿女一定要把“书读起来，就像在大风中拢住一粒火星”，她分别花了八年和十年。孩子们放下锄头就在1978年考上大学，这当然是外婆完全没想到的。但小舅和三姨从痛苦与迷茫中觉醒，我以为，与外婆花掉的几十版邮票息息相关。外婆离去多年，那些运河河岸上的香橼树还在，每次回到故乡，外婆若有所思的声音就会回响在耳边：这些香橼，听到过拖船的声音、船上人网鱼炒菜的声音，听到过源源不尽的水声。它们的味道，比佛手还要好闻。不知为什么，闻到它，觉得这辈子有再大的沟坎，都会心平气和地过去。

